

澳華新文苑

第1141期

上海淪陷，租界神話開始破滅

淳子

1, 咖喱星期四
沙遜的愛好顯而易見——賽馬、雪茄、攝影、社交、宴會、女人，當然，還有咖喱。
1932年1月28日，周四。
每逢周四，沙遜爵士的午餐菜單必是咖喱。調料便是著名的超級辛辣的“沙遜咖喱”。
為沙遜爵士主理周四午餐的廚師，來自“阿拉伯海邊的一顆鑽石”——孟買的西貢馬酒店。
這天，廚師推出的前菜是印度次大陸傳統燉菜，起源於莫臥兒帝國，基調是香菜末、孜然粉、姜黃、丁香、豆蔻、肉汁等混合料汁。主食為咖喱鰻魚和橘子煎餅。
印度菜猶如印度這個國家，構成複雜；作為香料王國，印度廚師有無數排列組合，力求做到香料和食材的完美平衡。
咖喱周四的飲品經常是英國巴斯大麥啤酒。
沙遜確信，沒有啤酒，就沒有埃及的金字塔。
印度咖喱的辛辣與英國啤酒的苦澀，是沙遜的“呼愁”。

2, 突如其來的變故

突然，巨大的撕裂聲震動、搖撼著大廈；家具、餐具、站立的人開始傾斜、移位；他恍惚覺得他駕駛的戰機失控了，俯衝下來，將他浪擲出去，一切都在空中飛舞；一陣劇烈的痛疼、暈厥、死亡的寂靜，他摸索到了拐杖，他走向陽台——天空，懸著的太陽，搖晃不定，隨時準備墜落；江面上，水霧之中，小噸位的船隻，如浴缸裡的塑料玩具，晃來晃去——中國人在距離日本“出雲號”50碼的地方，引爆了一枚水雷。
日本人將戰爭帶到了他的帝國大廈門口。
他拿起相機，跨入電梯，他不懼鮮血和死亡，他需要記錄發生在他眼前的事件。
他站在自己建立的大廈正門，單手舉起相機；忽地，一顆子彈擦過他的右耳，軍人本能反應，他立即臥倒，用不易覺察的極其細微的動作觀察周邊——子彈來自一位中國士兵，擊碎了酒店的一塊玻璃。士兵解釋，他看見沙遜舉起相機，以為他是狙擊手——
他問《字林西報》的董事長馬立斯：“我的泰坦尼克號不會沉沒吧？”
馬立斯道：“一周前，日本海軍登陸樹嶺浦碼頭，距離您的華懋大廈只有4英里，12艘驅逐艦已經從長崎

出發，目的地是上海。日軍向上海開中國駐軍進攻，中國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率第十九路軍抵抗。
沙遜道：“如此看來，日本和中國衝突已經蔓延到上海了。”
晚餐前，沙遜回到飯店，大堂經理趨前，為他拉開鑰匙電梯的護門。
中方將軍派來的副官等候在他的辦公室。他是專程代表中國軍方為那位魯莽的士兵來道歉的。他戰戰兢兢地奉上一盒比利時巧克力。
3, 菲麗茨夫人的邂逅
沙遜的晚餐很簡單，魚子醬卷餅，一杯蘇格蘭威士忌。
身後，女人的高跟鞋，可可·香奈兒5號香水，中和了威士忌的焦麥味——菲麗茨夫人而至。
復古低腰連衣裙，外搭白狐皮草——她有一副構造藝術的身體。菲麗茨夫人來上海之前，曾是好萊塢的演員，一直活躍在巴黎和紐約藝文沙龍。僑居上海後，她的沙龍，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頂級客廳。
第一時間給他安慰的總是女人。菲麗茨夫人閃爍著明星的光彩。她掙起盤中的一塊荷蘭硬奶酪，安靜地坐在他的對面。
沙遜示意僕人為夫人調製他的招牌雞尾酒，“綠帽子”。
沙遜家族的第四代，對美食、時尚精益求精。
每年的一月一日，沙遜都會記錄過去一年雞尾酒的配方。這款“綠帽子”的配方，由2/9杜松子酒、2/9度酒、2/9薄荷酒、2/9法國苦艾酒以及1/9檸檬調劑而成。
倚靠陽台邊緣，他與菲麗茨夫人望著黃浦江面——
哥特式的海關大鐘，仿製倫敦大笨鐘，每隔半點，銅錘擊打，威斯敏斯特報時曲綿延數里，蓋過了輪渡的汽笛。
菲麗茨將阿姆斯特朗的West End Blues黑膠唱片放進唱機——迷人的小號，菲麗茨夫人，香檳色的裙帶拖曳在地毯上，如一支毛筆，輕柔地書寫著狂草——沙遜不願注著拐杖跳舞，他微笑著觀看著菲麗茨夫人；阿姆斯特朗嘶啞蒼涼的聲線，頗為契合沙遜的情緒。
他取出一本書，緞面封皮，繫一條蒂凡尼淡綠色緞帶，奧地利詩人里爾克的《旗手克里斯多夫·里爾克的愛與死亡之歌》，附帶了那盒中國軍方表示歉意的比利時巧克力。
“你可以回到修道院閱讀。”（菲麗茨夫人的府邸，法語為修道院公



■剪紙《龍年吉祥福壽安康》（王存德熊大蒂共同設計完成。）

淳子的嘴角，浮出一抹美國電影明星裘·德洛的邪魅。他總知道如何恰如其分討好女士。
樓下，“馬和獵犬”酒吧，夜生活才剛剛上演。
國王尺寸的床，太多的空白。他極少與女人共寢。
無眠。太多的大事件仗仗他的頭腦。
他的表弟揶揄他：總有一天，有一位絕佳人，用金風玉露，魔法一般，將你幾十年的不婚主義一筆勾銷。
他有如菲麗茨傑拉德筆下的蓋茨比，無論多麼熾烈的感情、多麼鮮活的生命力，都無法銷蝕他心靈中所堆積起來的鬼魅一般的青絲愛情。
此刻，他憂慮著他的商業帝國，並且為每一次的槍聲顫抖。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在英美法多方斡旋之下，中日簽署了《淞滬停戰協定》，上海成為非軍事區。
沙遜在酒店舉行了慶祝派對。
那晚，幾乎所有到場的賓客，都醉倒在“巴黎之花”的酒瓶旁。醉又何妨？拿了客房的鑰匙，繼續消費剩餘的熱情和狂歡。
事實上，大飯店一年四季，宴會、舞會、音樂會不斷。周六晚上的華懋舞會，更是全城向往的盛事。收到邀請的賓客均為重要人物；魔都上流社會，收到沙遜的邀請，如同收到奧斯卡頒獎禮晚宴之請柬。
每當有盛大派對，沙遜美艷優雅動人的女秘書，便不勝其擾，人們都去她那裡求情。
1935年，沙遜已然成為上海地產首富，旗下物業均集中在黃金地段。

他坐在大廈三樓的辦公室。
“上海灘是偉大人物的獵場，而維克多·沙遜是偉大的獵手。”
人們如是說。
然而，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陷。
上海租界的神話就此破滅。
（本文選自淳子新作《上海爵士時代》。）

“魔都”的“魔性”在於它那些傳奇的故事、傳奇的人物和傳奇的行為方式。
上海是個傳奇。
世上沒有一個國家能用一百多年建成一個現代國際大都會；世上也沒有一個城市可以容納由於“華洋共處”“五方雜處”而產生的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各種“奇異的智慧”的集聚。而這一切又都是可感知、可觸摸、可聽聞的“聲音”和“身段”——即如：“爵士”是上海的聲音，上海的節奏；而“身段”則是上海的姿色，上海的模樣，上海的一個時期。
上海是一座“爵士之城”。
爵士是現代城市重要的聲音標誌，它用充滿動力的“無窮動”節奏、自由浪漫的激情吟唱、變化無窮的即興演奏和鬆弛性感的藍調搖擺，表現了五光十色的城市風光和行色匆匆的市民的內心波瀾。
所以，“爵士之城”也即夢幻之城，開放之城，創新之城。

不盡傳奇話上海

陳鋼

《玫瑰玫瑰我愛你》《夜上海》和《夜來香》等“年代曲”，就是用爵士的節奏描繪了“光、熱、能”的上海，用爵士的搖擺，增添了這座城市的溫度。“酒不醉人人自醉”的不夜城，“梧桐樹上鳳凰來”的大上海情懷，在爵士聲中融入了城市性格和城市形像。
上海的“魔都身段”。“魔都”的“魔性”在於它那些傳奇的故事、傳奇的人物和傳奇的行為方式——“魔都身段”。

淳子在這本書中寫了諸多上海傳奇人物的“身段”。如從“雅痞”沙遜的冒險發跡到盛宣懷的實業興國，從令人唏噓的邵洵美、項美麗的浪漫情史到騰升沉淪的徐志摩、陸小曼的悲劇人生……一路上尋來，一條線串起，既是粗放地勾畫出這座城市的變化，又是細寫了時代女性的糾結徘徊和人性的黑白兩境。而這一切，就是這座城市的“行為藝術”，也即“魔都身段”。
淳子是一位“用腳寫作”的作家，更是一位“用心寫作”的作家，她在所擁有的翔實的史料記載和豐富的採訪材料的基礎上，細思馳騁，用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而細微的筆觸，重新編織成一出跌宕起伏的戲劇篇章和一幅幅“不可不看”的風景”。在書中，她不僅是李家（注：作者本名為李淳），而且似乎還是盛家人、陸家人和邵家人的親友；在書中，她不僅是作者，而且還是劇中的一個角色；她不僅是歷史的記錄者，而且還是其“續篇”和“外傳”的親歷者。所以，她不僅僅是在寫“他者”，而是他中見我，我中見他，他我一體。
淳子日日夜夜在這座傳奇城市中生活、思索、尋覓、書寫；又在這座城中旋轉、搖擺、焦慮、沉醉痴迷。也許，她正樂以將其整個的人生納入這個傳奇之內；也許，她自己也將在這傳奇時成為另一個傳奇……
（本文為淳子《上海爵士時代》序，有刪節。）

蝶戀花·1月19日參加ACMC主辦華士活基督教會聖堂論壇有感

善是如今難劃界？聆聽良師，各把迷團解。世道亦難多變態，圖財竟把靈魂賣。曲直是非誰主宰，經典常溫，語語神為大。守護良知存十誦，聖堂指引無衰敗！

阿波羅神殿的台階

托馬斯
重疊疊疊
向上抑或向下
需要踏上一步，還是停留？
省思束縛了肉體
在至誠的間隙間，我詢問陽光

垂直而溫熱的眼，審視
塵埃中掙扎的心
被刺穿與抖落的隱密
扭曲成影，在花崗石上暴曬
因為，你同情的日子如煙如幻

時間的路上，我不會留下眼淚
奔走的呼吸裡，只有焦灼與刺痛
苦難注入血液雕琢柔軀
我擠壓出的神經觸覺，為誰
提煉脈絡分明的生活經緯？

我不敢乞求你的憐憫
雙腳沉重落入蒼桑
我只想崇拜你金色的火輪，賜予
靈感飛翔的期待
台階是進入你殿堂的通路
詩篇是我對你唯一的禱告

這就是愛情

池青橡
您的嘴唇迷人，但有高度
我唯有跟著您堅實的
腳步
才能企及
這當然是
愛情！

一棵蒼松和另一棵翠柏
相向而生
同擁陽光雨露
共迎驟雨狂風
朝聽晨鐘 夕送暮鼓
含情無限 彼此莫言
這不是愛情？

一條小溪
每天潺潺流經
滋潤溪邊一株“小草”
“小草”茁夜壯
蔚然成樹
花香兩岸
這不是愛情？

一朵蒲公英
隨風飛揚
最終擇一方水土
養育生子
這不是愛情？

一捻燈芯與一碗燈油
相互依偎
互相煎熬
用各自的生命點亮
光明

困境掙扎中抵達光明的佈道人

——映霞《悉尼疫情日記》讀後感 希媚

十分遺憾的是：疫情期間只是偶爾地讀到詩人映霞的部分珍貴文字，並未每日追尋。那時的我，趁機把自己又嚴實地封了一層，沉浸在與過往的歷史對話之中，查閱資料，讀相關的文章書籍，想完成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2023歲末的一次Party會面，她將厚厚的一本新書《搖搖晃晃的三年》就是這本“疫情日記”送給我，我感覺到了它重量的分量。
它不重老不行，我戴著老花鏡放大鏡，分三口氣連續讀完了這部承載了悉尼千百萬人三年疫情魔難的厚重。真真地，由不得地拍案叫絕，相見恨晚。應該說這本疫情日記是獨一無二的世界之最。它是疫情的紀實，但它所彰顯、讓人感受到的文學救贖的力量無與倫比。
出版了四本詩歌集的詩人映霞她看市井，看人間，看病毒，看封城，看疫苗接種，看生命的存在和消亡的視角都處處透著人情溫度，正直，善念，關愛和友情撲面而來。連篇讀來，那撞擊心靈的可讀性，會讓你欲罷不能。
她太會講故事了。你不會想得到在每一本疫情日記裡會有那麼多精彩的故事。她剛剛還在思念十九個月零八天的男友，盼著他能從雲朵的背後飄下來。一個微信視頻又牽出了以高超美妙的舞姿降服了黎巴嫩“王子”的，那位高傲的上海姑娘小曼的疫情故事。黎巴嫩人每星期六雷打不動的家庭聚會，小曼的婆婆薩達雅喋喋不休的“一家人就要整齊齊齊在一起”的嘮叨帶來的卻是家人染病好幾個，還有一個進了ICU的慘狀。她筆下的一個個愛和愛的錯失的故事，“藍花楹和夏小雪的遺憾”“我只要這間小屋”那些淒婉的無奈，讀得讓人掉淚。她巧妙地把這些故事跟大疫情時代相聯，連快成了一個個生和死、善良和寬容、大愛無悔的情愛之網，風情萬種。那一個個可觸可摸，鮮活動人的故事和故事裡的人物，會使病毒鉗制威脅你的你也忍俊不禁。
慈悲向善，她不可能想不到擁有睿智和寬闊胸懷的父親。坐在父親的墓前，她感受到了從那裡升騰傳導出的愛和慈悲的力量。她寫至愛父親的做為，是在告訴人們一個通透明亮的生死觀：人人都會死，不如向死而生，行善積德。
在世界都因感無奈的當兒，她用白描的手法把家人、鄰居，自己注射疫苗的複雜心態生生活實地展露在了她的日記上，反對，緊張，猜忌，無奈，最後是用命來賭一把。出發去注射疫苗前那一刻，她竟然連連嘔吐都立下了。看著好笑嗎？但即便在病毒恐懼的威脅下，她的鄰居瑪格利特仍堅持“我的身體我做主，由不得任何人”那看似不為所動的自由精神也許選擇的是死亡呢？但政府允許人民的自主選擇。如實的敘述引發了我一番思考：澳大利亞是一個自由權利植根的地方，真的是“不自由毋寧死”嗎？
在她的這部《悉尼疫情日記》中我感覺到有一條始終沒有離開的家庭情感的紅線貫穿在了其中。這應該是映霞的有意而為吧。她抓住了在極恐怖疫情時代裡，這個十五口之家所發生的一切。她把它們引發開去，與家庭的周邊，與周邊的社會產生聯繫。於是，所發生的一切看似無關，實則緊緊相連著。這是一張網，綱舉目張，形散而神不散。這正是散文寫作高手的要道之所在呀。在這裡慈悲

母愛，姐妹兄弟，外甥媽媽，真情沒有故弄玄虛，一切可觸可摸。你瞧，那五隻可愛的小雞雞“有它們我就夠了”，這是映霞八十九歲的老母親在封閉隔離的疫情期間不可替代的滿足，當然是女兒溫情的關愛。這關愛竟讓老人家一展笑顏，不再寂寞。上午，外甥女送來了米月餅；中午，對門的德國老太太一盒Cookie掛在了大門上；下午又一個外甥女婿送來了大米、蛋糕；太婆重孫的擁抱卻被生地阻攔在了院門之外。她的生日Party是一家人的雲上相聚，中秋“全網直播”了她的詩歌《八月的月亮河》。啊，詩意、煙火、親情、友情、愛情，她把生活寫成了童話，她把平凡寫成了傳奇，讀著它們，你一定會被這人間的美好浸染得忘記了這是在殘酷無奈的大疫情時代吧？她讓浮士德的金句燃起了你對生命活著的希望：“再讓我逗留一下吧，你是如此美麗。”
然而，美麗也會被毀滅或沉淪，“全世界受難者的屍體已經足能擺滿五百個足球場了。”所聽所聞皆是死亡。凌晨三點鐘，詩人便不能再入睡。她將淚水和著思念痛苦遺憾無奈和幸運感恩一起譜寫著深刻細膩動人的詩語，掀起了沉醉的共鳴。在每一日魔鬼逼近，生與死的不可知中該怎樣珍借生命關愛他人？映霞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一家人整齊齊齊”，“一個人做醒，敬畏，感恩”。
在南半球的棕櫚海灘，天地滔滔的蒼穹下，她對著大海三天三夜，呼喚著那個兩年來在養老院做護工，超負荷加班暈倒，昏迷了七個月零九天仍未醒來的表妹莉莉。她悲傷心痛到了極致，失望到了不願再嘗試理解和感受。她為被逼向死去的蠅蟻糾結，迷茫，呼號，痛指那些胡言亂語的政客，她要討要失去的生活和一切，她要穿過無常去砸碎魔咒和隨時而來的死亡。在最艱難困頓的當兒，她重拾雨果，再講《悲慘世界》裡再阿讓的故事，告訴人們：不要悲觀，失望，迷茫，撒旦的醉性和黑暗的肆虐終會被人類釋放光明的善所擊倒。她讓人們認清光明總是和黑暗交織斷殺著，你萬般善惡的世界也會讓你萬般無奈，但不要消極，希望猶在，哪怕只有一線光亮。
就這樣，就這樣。詩人的心和筆隨著一次，兩次，三次的封城，開放了，又封，封了再開，起伏跌宕。經受著被惡魔般病毒肆虐無度的咬噬和戲弄，映霞在不輟地呼喚著人間的純真大愛，信心和力量。是的，“搖搖晃晃的三年”裡我們都是囚徒，人們讀著她寫的日記終於得到了釋放。正如讀者們的評價：她的日記裡有生活，有人情，有溫度，有力量。還有人贊道：“寫得好，真不願意離開了”，“這是一篇溫情美好的疫情日記，字裡行間流淌著愛的溪流……這份愛是如此的樸實自然，真是上帝所喜愛的樣子。”好奇怪，我怎麼覺得她好像真是上帝派來佈道的呢。不，不僅僅是佈道，更是一份真實的、珍貴的、有價值的歷史紀錄史料。
“真正的生活，被充分體驗的唯一生活，就是文學。”感謝映霞用她的文學再一次點亮了我的生活。而且是最艱難迷茫的三年疫情時代的生活。深深地感謝她。



■《長壽圖》138x69cm 李愛民



■《磐石雅居圖》國畫 132x66cm徐惠來



■《蝶蘭竹影》國畫 70x138cm黃文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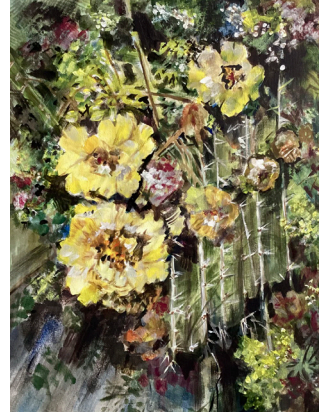


■《菊花》國畫 70x136cm譚文華

澳大利亞炎黃畫院《喜迎龍年賀新春》作品選登

澳大利亞炎黃畫院龍年藝術展的歌仰天遠望，雲在走，鳥在飛。龍年天際中飄出的歌，她深沉遼闊，音符吶嘯。經歷風霜的曲，在山間田野起伏，大地人間迴響。她盡顯英雄

的粗曠豁達，萬馬奔騰韻味。這不是歌聲而是大自然的和諧的共鳴。在新舊交接的龍年時辰，澳大利亞炎黃畫院主辦的龍年藝術網上展幕布即將拉開。其展旨在展示當下的藝術表達，切磋思想觀念碰撞，探索當代的藝術語言。參展的藝術家們正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強烈的表現欲以其獨特的表達方式勾勒出多維度的深情畫卷。
聆聽時代的心聲，釋放心靈的觸感，感知社會的變遷。讓我們走進此次網展，與藝術家們相聚相擁。還有什麼能比藝術的傾心相陪，生命旅途中的相遇相知更可貴！來吧，朋友！讓我們朋友，讓我們在藝術的魅力世界。（黃瑜）



■《仙人掌開花》油畫 53x40cm徐希唱



■《聚會》丙綉畫 105x70cm黃瑜



■《龍鳳呈祥》國畫43x30cm陳秀英